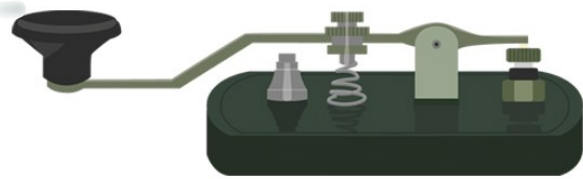




被岁月湮没的渝黔古道

□舒德骑



哥哥的电报

□孙炳林

20世纪60年代,相距千山万水的亲人通信息,一般要靠邮发书信,一般7天左右才能到达。若有急事相告,经当地邮电局发电报,最迟两天内可知晓。

“电报来了!孙炳林在家吗?”1961年7月,一个炎热的下午,邮递员拿着一封电报跑步送到我手上。我急忙拆开,目睹电文,顿时欣喜若狂。原来,是我哥孙炳坤从西南农学院毕业了,电文告知:7月11日,他经涪陵乘乌江轮船来彭水看望母亲和我。

我家原住武隆羊角,父亲病故时,我哥只有13岁,他比我大6岁。1955年,我家迁居彭水边远山区。我哥在涪陵高中读书。放寒暑假时,穷书生腰包唱“空城计”,只好翻山越岭行程120里,住武隆羊角外婆家。

外婆很能干,在羊角豆芽湾木桥上摆小摊。冬天卖小块烤糍粑,夏天卖豌豆凉粉,收入微薄。表弟表妹也小,维持一家生活不易。

我家住在穷乡僻壤,没有一块良田,一年到头洋芋、红苕、苞谷是主粮,日子过得艰苦。母亲获知儿子的电报,饱经风霜的面容亦喜亦忧。喜的是儿子学习刻苦,成为大学生全靠自己的努力;忧的是住宿和生活条件太差。母亲感到很难,沉思良久才说:“你哥要来,有这份心意也难得,来看看也好。”

我家距彭水县城56公里,刚修好的碎石公路坑坑洼洼,未通客车,去彭水县城只能靠步行。

次日天未亮明,我用布口袋装两碗苞谷粉当口粮,出发去接哥哥。人逢喜事精神爽,18岁的我精力充沛,迈开双腿脚下生风,下午5时就到达了彭水,然后直奔乌江码头。片刻,轮船鸣笛进港,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下船的每位乘客,但却不见我哥的身影。第二天下午,乌江轮船靠岸了,我却又一次失望。此时,我身上所带钱粮已耗尽,猜想哥哥不会来了,只好打道回府。

此刻,夕阳西下,行至雷公盖高山,已夜幕降临,好在有明月和星星为我壮胆。路两边闪过的奇形黑影,越看越害怕,我只管埋头向前走。走累了,口又渴,肚子也饿得咕咕叫,去公路边农家找口水喝。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大娘听了我的诉说,给我煮了两个嫩苞谷。我感谢她的好意,接过嫩苞谷边走边吃……

“北京来的电报!”我回家没两天,邮递员又来报喜。原来,正当我哥准备前来探望我们时,突然收到毕业分配通知,要他马上去内蒙古赤峰市报到。于是,他乘重庆至北京的特快列车到北京。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到北京,激动的心情难于言表,发电报分享给远方的我们。母亲闻之,非常高兴:“好!好!炳坤,你有出息,梦想终于如愿!”

星移斗转,亲人一分别就是十余载。

“孙老师!你有一封北京来的电报!”1970年7月下旬的一天,南桐矿区的邮递员将电报送到红岩煤矿子弟校。读罢电报,我才知道,哥哥要来探亲,不日将到达重庆。我高兴得一夜难眠。

第二天早上,我乘万盛到重庆的火车,中午12点多到达菜园坝车站。苦等多时,乘北京至重庆的特快列车抵达,乘客陆续出站。一个个乘客从我身旁闪过,突然,一位乘客站在我面前端详,他的目光扫过我手里的信封,惊喜道:“你是炳林吗?我们终于相见了!”我们两弟兄热烈拥抱,热泪盈眶。嫂子、侄女、侄儿也一同前来。

“妈!我回来了!”母亲见到我哥,高兴得泪花翻滚。“奶奶!您好!”看到孙女、孙子,母亲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。

短短几天后,我哥返回内蒙古,心中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母亲。我们两弟兄,都长年在外地工作,哥哥决定将母亲接去养老。三天后,收到哥哥发来的电报:“母亲已到家。”数千里之遥的路程,其间要换乘火车,住旅社后转乘汽车。一字不识的母亲能如此顺利到达,真是一个奇迹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万盛经开区退休教师)

古时候,物资集散基本是靠马驮骡驮,或人背肩扛;人员流动只能靠双脚行走,骑驴骑马或坐轿。于是,陆地上连接各地城郭、集镇的古道便应运而生。

江津圣泉街道三河村内,有一条蜿蜒绵长的石板古道,由北向南延伸,在江津境内长达数十华里。这些石板,每块长近2米、宽约0.6米,重达500至800公斤。古道的一头连接璧山县城,另一头通向中渡码头。这条古道,历经千年沧桑,而今虽已荒草丛生,看起来毫不起眼,但1000多年来,它却是远近闻名的“渝黔官道”,也就是“茶马古道”。同时,它还是连接重庆到成都的一条交通岔道。

千百年以来,这条官道上,骡马络绎不绝,商贾川流不息,行人往来如织,十分兴盛繁荣。古道沿途,设有无数个驿站和幺店子。这些驿站和幺店子,供往来的贩夫走卒歇息打尖。

史料显示,这条古道始建于北宋初年,经千年风雨荡涤、人马磋磨蹂躏,原有的石板早已磨得溜光锃亮,道路中央形成了深深的凹槽,有的马蹄印竟深达20厘米。如今,这条古道静静地藏卧在林间草丛中,对世人诉说着往昔的繁盛和华贵。它又像一个历经沧桑的历史老人,看惯千年的秋月春风,见证着世事的兴衰荣枯。当地老人说,这条路还有几条岔道,其中有一条通往一个汉墓。当地人口口相传:早在东汉建武年间,当地一个大户人家,花巨资在岩壁上凿建了家族墓地。这墓地原有3处,现存墓穴有19个,每个高约1.5米、宽约1米、深3~4米。当地人称这些洞穴为“蛮子洞”。

据说,这些“蛮子洞”还曾救过当地的老百姓。明末清初,张献忠攻打四川,曾率部攻下重庆,尔后溯江而上,来到江津地界,准备沿渝黔古道攻下江津等地,后取合江和泸州。民间传闻,张献忠打进四川后,嗜血成性,杀人如麻,三河村老百姓为了保命,纷纷寻找避藏之所。几经寻觅,他们在密林中找到了这条早已废弃的岔路,然后逃到“蛮子洞”里隐藏起来,躲过了一场屠戮。后来,张献忠在川北殒命,这千年古道又恢复了往昔的繁忙,依然是马蹄声声、骡铃阵阵、人来人往。既有古道,便有古桥。三河村境内有一条小河,名曰桥溪河。冬日里,河水倒还温顺;夏日里,就桀骜起来。这里是渝黔古道必经之路,人畜过河,当然必须有桥。古人在修路之初,就在河上建造了桥,是木桥还是石桥已无从查考。据史料记载,现存的这座“古大桥”,是清光绪五年(1879年)重建,迄今已有140余年历史。而今,此桥虽苔藓滋生、桥石苍凉,但桥面基本平整,桥身依然坚固,仍在为两岸老百姓提供方便。

此桥为单孔石拱桥,由本地开采的青石建成,全长50余米。桥头立有一块长方形石碑,碑高2.3米、宽0.85米、厚20厘米,上面镌刻着“古大桥”三个大字。细看碑上竖行小字,题头为“署江津县江国璋题”,落款为“光绪五年己卯九旬江璧土庶口修”。查阅资料了解到,这位题写碑铭的江国璋,是清代著名书法家,也是一位治印大师,还是江津历史上唯一3次任过本邑知县的官吏。

岁月悠悠,古道千古;冷月苍苍,斗转星移。春光和煦之日,行走在这条古道上,悠然走过古桥流水、山野林荫、田畴村寨,拂去眼前的尘烟,可眺望远古的风云,品味人间千年巨变,感受历史沧桑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吃庖汤与旺子汤

□陶灵

小时候,下川东一带杀年猪时,吃庖汤又被大人喊成“吃旺子汤”。旺子就是血,据说是川江桡胡子喊出来的。他们忌语多,豆腐叫灰毛——船为木,易腐,不可说。帆与“翻”谐音,称布条。见血不吉利,便喊旺子。现在有人写作“血旺汤”,这“血”字重复了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

腊月里杀了年猪,主人要招呼“刀儿匠”喝顿酒。把筒子骨、猪脑壳骨头和一些杂骨剔下来,炖在铁锅里,白浪翻滚,煮上一盆热气腾腾的菠菜血旺汤。再割一块鲜肉,抓一把泡椒、泡姜,和着刚从地里扯来的蒜苗,炒上几大碗。既招呼刀儿匠,又叫来周围的乡邻,大家热热闹闹、有说有笑地端着一碗苞谷或红苕老白干,喝“转转儿酒”。这是那个年月难得的一顿“牙祭”,叫“吃庖汤”。庖,厨房、厨师、烹调之意。很多人误写成“刨猪汤”,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烫皮刨毛时的那一锅脏兮兮的开水,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。

